

顾问 李学勤

中国当代
中青年学者
学术精华
书系

“忠”观念研究

——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
与历史演变

王子今 著

这
些书的
选题，在不
同学科中都有
其前沿性。在充分
吸取综合国内外研究成
果的同时，作出了自身的裁
断和创新。书中的大多数，不仅
对特定对象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，而
且注意了新方法的试验和新领域的开拓。

吉林教育出版社

中国当代
中青年学者
学术精华
书系

“忠”观念研究

——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
与历史演变

王子今 著

ISBN 7-5383-3749-0



9 787538 337495 >

G · 3387 定价:18.00 元

(吉)新登字 02 号

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学术精华书系

“忠”观念研究

——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

王子今 著

责任编辑:房海滨

封面设计:王劲涛

出版:吉林教育出版社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	12 印张	222 000 字
发行:吉林教育出版社	1999 年 1 月第 1 版	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
	印数:1-1 000 册	定价:18.00 元	
印刷:长春新华印刷厂	ISBN 7-5383-3749-0/G·3387		

总序

吉林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先生来谈，组织出版一套《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学术精华书系》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远见的举措，衷心表示赞成和支持。

《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学术精华书系》的问世，刚好在20世纪幕布即将垂下的时刻。在这个当口，选择发表活跃于学术界的若干中青年学人的最近成果，欢迎就要到来的我国学术进展的新时代，无疑是很有意义的。有人说，什么世纪不世纪，只不过是人为的日历上的问题，这个看法不对。当前我们面对的世纪之交，不管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人类来说，都是不平凡的变革时期。关心中国学术命运的人，此时此际，难免有百种情结，万般思绪。

回忆上一个世纪之交，经历了戊戌、庚子之变，中国社会所处环境形势可谓险恶，但当时的先驱学者，对新世纪学术的进步却有非常乐观的前瞻。20世纪方一来到，梁启超便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写了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综论有清以来的学术说：“此二百余年总可命为中国之‘文艺复兴时代’，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。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，至今日而葱葱郁郁，有方

目 录

一	“忠”的初源·····	(1)
1	“忠”与“中”·····	(1)
2	“中”源神杆之说及其启示·····	(4)
3	设“中”于心·····	(10)
二	三代：“忠”的早期文化遗存·····	(13)
1	夏之政忠·····	(14)
2	三代有没有“忠”的概念·····	(18)
3	“昭忠信”：《诗经》的解说·····	(24)
三	以“忠”为基点的政治道德的早期形态·····	(29)
1	东周时代“忠”的历史轨迹·····	(30)
2	忠信之道·····	(44)
3	“忠”的理论化：儒学道德建设成就·····	(50)
4	诸子“忠”说·····	(66)
5	危身奉上曰“忠”·····	(69)
四	从《荀子》到《韩非子》：“忠”的理论的总结和完 善·····	(76)
1	战国时期新的权威追求和新的服从 意识·····	(76)
2	《荀子》“忠”论·····	(84)

3	《韩非子》“忠”论	(91)
五	秦代专制政体的奠基与“忠”的政治规范的 定型.....	(103)
1	秦国政治传统中“忠”的地位	(104)
2	《吕氏春秋》的“忠义”品式	(114)
3	“忠”的法则与秦王朝的集权政治	(124)
4	秦代民间“忠”的观念的普及	(131)
六	汉代正统政治思想体系中“忠”的地位.....	(136)
1	一中为忠，二中为患	(136)
2	“忠”与司马迁《史记》的政治道德 史观	(147)
3	“尽心曰忠”	(156)
4	忠：封谥美号	(160)
七	“忠”成为民众政治意识的主体.....	(163)
1	人名用字中“忠”的使用频率	(163)
2	“心忽扬而愿忠”	(179)
3	汉代平民社会对于“忠”的复杂心理	(188)
4	汉碑“忠”字遗存	(194)
5	“忠孝李善”故事	(208)
八	“天下尽忠”：“忠”的政治道德原则的 确立.....	(215)
1	关于《忠经》	(215)
2	“激忠烈”：唐诗的政治色彩.....	(223)
3	《资治通鉴》中“忠”的政治伦理 说教	(240)

4	《册府元龟》中“忠”的道德标范	(247)
5	“忠”谥的意义	(254)
6	敦煌遗书中“忠”的信息	(263)
九	理学时代的“忠”	(270)
1	“忠”的理学解说	(270)
2	理学对于“忠”的平俗化宣传	(277)
3	“忠”：等级社会的道德律条	(280)
4	“为臣必忠”的另一面	(282)
十	民俗文化中“忠”的地位	(286)
1	“忠”与“奸”：最基本的政治道德 尺度	(286)
2	中国俗文学的“忠义”精神	(290)
3	关帝崇拜	(296)
4	“忠祠”与“忠祀”	(309)
5	民间“善书”对“忠”的宣传	(315)
6	蒙学“忠”教：儿童的人生道德路标	(318)
7	“忠”的象征符号	(323)
十一	“忠”与“孝”的关系	(327)
1	“忠”自“孝”出	(327)
2	“忠孝”吉德	(332)
3	行其“孝”必先以“忠”	(335)
十二	“忠”的观念的文化分析与历史继承	(339)
1	“忠”与刚正品格	(339)
2	“忠”与奴性道德	(347)
3	“忠”对于社会安定的作用	(356)

4 “忠”在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	(359)
后记.....	(366)
主要参考书目	(369)



“忠”的初源

“忠”的观念在历史上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，探究其文化渊源，可以从相当古远的社会历史遗存中发现若干线索。

“忠”的观念虽然初源甚早，但是起初其真正的内涵与后世有所不同。不过，“忠”作为社会文化存在曾经留下极漫长的轨迹，我们要认识它的来龙去脉，仍然有必要进行有关的历史考察。

1 “忠”与“中”

许多学者都发现，“忠”与“中”原本相通。

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：“建中于民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卷三《古文尚书音义上》说：

本或作“忠”字。

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：“以乐德教国子：中，和，祗，庸，孝，友。”对于其中的“中”，汉代学者郑玄解释说：

“中”，犹忠也。

“中和”连称的说法，又见于《汉书·儿宽传》：“惟天子建中和之极。”又如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载章和二年三月庚戌皇太后诏：“爱养元元，绥以中和。”而同样的意思，有时又写作“忠和”，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“六德：知，仁，圣，义，忠，和。”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载元和三年春正月乙酉诏：“盖君人者，视民如父母，有憯怛之忧，有忠和之教。”李贤注：“《周礼》：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，一曰六德，谓智，仁，圣，义，忠，和。……’”

“中和”，也就是“忠和”。

清代学者惠栋在《九经古义》中也曾经论证“忠”与“中”相通：

“中”与“忠”，古字通。汉《吕君碑》云：“以中勇显君。”义作“忠”。《后汉书》：“王常为忠将军”，《冯异传》作“中将军”。《古文孝经》引《诗》云：“忠心藏之。”今《毛诗》作“中”。

朱起凤《辞通》卷一一也引此例，并且提出新的证据。如“忠心”之例，又有《说苑·修文》：

故忠心好善，而日新之。

“中心”之例，除《诗·小雅·隰桑》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”而外，又有《诗·唐风·有杕之杜》：

中心好之，曷饮食之。

惠栋所谓“汉《吕君碑》”“以中勇显君”之例，其实就是《隶释》卷一九《魏横海将军吕公碑》，原文为：

君以中勇，显名州司。

而其年代前后不久史籍文称“忠勇”之例，我们又可以看到：

《后汉书·耿恭传》：“卒全忠勇，不为大汉耻。”

《三国志·蜀书·王平传》：“忠勇宽厚，数有战功。”

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载魏文帝策命：“君忠勇并奋，清除奸慝。”

《晋书·安帝纪》载元兴三年五月癸酉诏：“（刘）裕英略奋发，忠勇绝世。”

可以说明“忠”与“中”的关系的例证，还有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载蔡邕上封事：“郎中张文，前独尽狂言，圣听纳受，以责三司。臣子旷然，众庶解悦。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，以劝忠谏。”又《三国志·吴书·张昭传》评曰：“（张昭）忠谏方直，动不为己。”《晋书·刘聪载记》：“（陈元达）在位忠谏，屡进说言。”这里所谓“忠谏”，《张迁碑》则写作“中谏”：

孝弟于家，中谏于朝。

与“孝弟”对应^①，“中谏”无疑即是“忠谏”。《隶辨》卷一：“《张迁碑》：‘中谏于朝’，《金石文字记》云：‘中’者‘忠’之误。按：《书·仲虺之诰》：‘建中于民’，《释文》云：‘中’，本作‘忠’，‘中’‘忠’字古或通用。又《魏横海将军吕君碑》：‘君以中勇，显名州’

^① 袁维春《秦汉碑述》“孝弟于家”释作“考弟于家”，误。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12月版，第563页。

司’，亦以‘中’为‘忠’。”又《两汉金石记》：“‘中’为‘忠’。”《授堂金石跋》：“然顾氏所指‘中’为‘忠’之误，‘中’、‘忠’自通用，非误也。”

看来，所谓“‘中’‘忠’字古或通用”，看来确实是事实。

那么，在了解了这一事实之后，我们还可以进而得到什么认识呢？

2 “中”源神杆之说及其启示

起先与“忠”相通的“中”，在远古人的精神世界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意义呢？

萧兵先生曾经著文《“中”源神杆说》^①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“中”的原义进行了分析。

“中”字的字形，早期有多种形式。

萧兵先生说：“‘中’字无论怎么变，其中间的一竖是不变的，那就是神圣的杆柱。有○者表示其有附件或饰物，有飘带者更无非是繁饰。甲金文里甚至有不带中间的○而仅有‘神游’者，那更明显地是带有幡帛的‘中’，即神杆。”那么，神杆之“中”为什么能够表示“中正”的意思呢？唐兰先生说：

中者最初为民族社会中之徽帜，《周礼·司常》所谓“皆画其象焉，官府各象其事，州里各象其名，

^① 《中国文化》第9期（1994年2月）。

家各象其号”，显为皇古图腾制度之子遗。

“中”能够示“正”，是因为：

古时用以集众，《周礼》大司马教大阅，建旗以致民，民至，仆之，诛后至者，亦古之遗制也。盖古有大事，聚众于旷地，先建中焉，群众望见中而趋附，群众来自四方，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。列众为陈，建中之酋长或贵族，恒居中央，而群众左之右之望见中之所在，即知为中央矣。然则中本徽帜，而所立之地，恒为中央，遂引申为中央之义，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。^①

姜亮夫先生则认为有旒的“中”字是“旒旒”，而其中的○则为“日影”，其作用，也在于形成氏族中心的象征：

上古朴质，立木以为表，取表端日光之面，以定正辰。即于表上建旒，以为一族指撝之用，于事既便，于理亦最简，此氏族社会之常例。^②

他说，部族测日所立“旒旒”其安置之处——

当即大公社所在之地，聚族于此，与族外贸迁、市易、宣战、讲和亦于此，遗赠飨宴亦于此。《易》所谓日中为市，《诗》毛传所谓“教国子以日中为

① 唐兰：《殷虚文字记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，第53～54页。

② 姜亮夫：《“中”形形体分析及其语音演变之研究——汉字形体语音辩证的发展》，《杭州大学学报》第14卷增刊《古籍研究所论文专辑》，1984年。

期”，皆是也。^①

于是，有了一个空间的中心与时间的中心合一的设置，而不仅“聚族于此”，“与族外贸迁、市易、宣战、讲和”以及“遗赠飨宴”等等，“亦于此”。这里成为集中重要的经济、政治以及一切社会生活活动的场所。

后来又有学者提出新见，以为有旒的“中”大体是“建鼓”的形象。当中的不可省略的主体○，是鼓形，而杆上的飘带有时却是可以省略的。凡是“中”的中间部分均不出两种类型，□像鼓的侧面，○像鼓的正面。于是，与“旂旌”作为视觉信号不同，氏族集聚与活动的中心，被理解为以听觉信号作为标志：

古人传递时间信号的手段是鼓而非旗帜。具有旒的建鼓恰好既可以用来标明地点，又可为跨越空间传递信息、时间等听觉信号。

“具有旒的建鼓”可以旗鼓兼用，都设于集合群众的中心地点，于是可以引申为正中之义。^②

萧兵先生则认为，“‘中’字的来源应该比‘旗帜’、‘建鼓’或‘日表’来得‘广阔’而‘古老’。广义的‘神杆说’似乎更能一元地解释‘中’字的起源”。他认为：

|，是柱或杆；而旗之“中”当中的○形，很可

^① 姜亮夫：《楚辞通故》，齐鲁书社1985年10月版，第2册，第392～393页。

^② 田树生：《释中》，《殷都学刊》1991年第2期。

能是神杆或旗竿当中盛牲或装血的盘子之类。旗竿或神杆多以竹木制成，极难保存，所以考古上发现得极少；但是它的形制却保留在后世的竿具里。有时这种容器置于竿首（或予以简化、装饰化、抽象化），所以金文所见旗帜竿顶大而复杂。有时这种容器置于旗竿的中部——因为神杆或旗竿越来越长，盛血置牲之器设于顶部极不方便，就移在中部。这样，也便于士卒们“歃血而盟”，因为接触、流淌或饮尝、涂染了同样的血而发生了新质之联系，同仇敌忾，共赴沙场。这个容器便是金文“旅”字中部的或。而后世寺庙的旗竿也多设“斗”，或在顶端，或在腰部，附以圆形、方形之浅容器。

萧兵先生又引赫哲族的鸬神杆、云南广南铜鼓椎牛神杆、满族神杆等实例，又与中国神话中的太阳神树扶桑、日中无影的“建木”以及许多民族神话系统中有关“天柱”、“天梯”、“宇宙树”等内容相联系，进而论定：原始文化结构中的这些内容，“具有测定时空、确认中，并从而把群团所休止的平凡世界‘宇宙化’和‘神圣化’的伟大功能，以及交通天人、沟通天地的中介作用”。或许正如有的学者所说：

没有这个能保证一条通往那个超然物的“通道”，同时又可使他们在空间的定向有保障的垂直轴，他们是不能生活的。换言之，人们不能在“混沌”中生活。一旦与那个超然物的联系中断，其定向制度一旦瓦解，那么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也就

不再是可能的了，……^①

萧兵先生于是总结道：“可见‘中’字式非神杆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何等神圣。”^②

满族神杆礼俗，据清人昭槁《嘯亭杂录》卷九“满洲跳神仪”条，祭天时，“设位于庭院神杆前，位北向，主人吉服如仪……”，又卷八“堂子”条也说，“国家起自辽、沈，有设竿祭天之礼”。既定鼎中原，宫中“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”及“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”，“凡立杆祭神于堂子之礼，岁以季春、季秋月朔日举行”。清人福格《听雨丛谈》卷一有“神板神箒”条，也写述了“神箒”（即“神竿”）的形式：

“神箒”式如长矛，又有刻木为马，联贯而悬于祭所者，应是陈其宗器以示武功。

或云当日军行无定居，每祭天地，则竖一杆为神凭依，后世因之，不敢易。

所谓“为神凭依，后世因之，不敢易”之说，则体现了这种形式的远古渊源。“以示武功”的说法，可能只是一种猜测。不过，“‘神箒’式如长矛”，难免使人联想到纳西象形文字中“中”字与“矛”字确实是相同的。方

① [美] 米尔希·埃利亚德：《神秘主义·巫术与文化风尚》，宋立道、鲁奇译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1月版，第24～25页。

② 萧兵：《“中”源神杆说》，《中国文化》第9期（1994年2月）。

国瑜编撰《纳西象形文字简谱·地理之属方向附》写道：

𠄎，中也，与矛字同，或曰借矛字。^①

又《器用之属》：

𠄎，矛也，又作𠄎、𠄎、𠄎。^②

“中”和“矛”的关系，反映原始文化中神权和武威之间的联系。或许也可以说明当时氏族、部落、部落联盟中的权威的形成，有武装的基础。而权威的实现，也往往需要行使暴力的手段。

云龙白族“祭天树”的礼俗^③，永宁纳西族的树神崇拜^④，保山傈僳族年节砍折青松栽于院中，称“栽定年松”，以为可以得到天神庇佑的风习^⑤等，也都可以使人联想到神杆。

阿昌族的寨子中央有“中杆”，上面有方便供祭食物的○形的藤圈。拉祜族的村寨中心也有“中心柱”。汪宁

① 方国瑜编撰、和志武参订：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，第142页。

② 方国瑜编撰、和志武参订：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，第314页。

③ 云龙县石门镇关坪乡1988年4月的调查，《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·白族卷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，第460页。

④ 云南社科院宗教所：《宗教调查与研究》（1986年），第182～183页。

⑤ 余仁澍等：《傈僳族风俗歌集成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3月版，第362页。